

春晖无声 桃李有言：

纪念李诚先生六十寿诞文集

曾毅 王梦珂 张毅 主编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徐 凯
责任校对:李 濩
封面设计:墨创文化
责任印制:王 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春晖无声 桃李有言:纪念李诚先生六十寿诞文集 /
曾毅,王梦珂,张毅主编.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3.11

ISBN 978-7-5614-7366-5

I. ①春… II. ①曾… ②王… ③张… III. ①文化史
—中国—古代—文集②中国文学—古典文学研究—文集
IV. ①K220.3-53②I206.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87786 号

书名 春晖无声 桃李有言
纪念李诚先生六十寿诞文集

主 编 曾 毅 王梦珂 张 毅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 7 5614 7366 5
印 刷 四川永先数码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8 mm×210 mm
印 张 10.25
字 数 258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
印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电话:(028)85408408/(028)85401670/
定 价 26.00 元 (028)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回出版社调换。
◆ 网址:<http://www.scup.cn>

写在前面的话

这不是通常意义的“序”。眼前这部集子是我的学生们所作，也收录了我的一篇文章。他们说是为了纪念我满六十周岁。为了感念他们这种盛意，我应该写几句话在前面。

我的职业是教师。在我内心深处，学生永远是最重要的。上课，与学生们相处，永远是我最感愉快的事。但遗憾的是这些年我因为一些行政杂务而未能在他们身上尽全力；有时候他们甚或受我连累而受委屈，而他们却没有抛弃我，仍然尊重我，这是常常令我感动不已的。

他们这些文章的题目，有的显然与他们的博士、硕士论文有关，是我熟悉的；有的则完全是我所不知道的，由此，我知道较之和我一起学习时，他们已经又进步了很多很多，这又是常常令我欣喜不已的。

六十周岁，就今天的情况而言，其实不过中年而已。人至中年而碌碌无为，所幸家庭幸福，且又有幸结识了这许多年轻的朋友，可以足矣。因此收入这部集子的无论是旧文，还是新文，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与大家的结识，以及这一持续了一年之久的结集的行为，它似乎已撰就了人生的一种体验，一篇老调重弹却旧而弥新的文章，即人情。过去有句老话，说是“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这话常为达人君子所不屑，讥为“乡愿”。然而在我看来，一个人若永远“乡愿”，岂非周遭众人之福？倘众人皆永远“乡愿”，世界岂非永远和谐？是以师





生之间如此人情岂能不永远令我欣慰不已！
是为谢。

李 诚

2013年11月18日于成都东郊狮子山

春峰无声

桃李有言

——纪念李诚先生六十寿诞文集

目 录

第一编

古蜀神话传说与古华夏文明建构 李 诚

第二编

《楚辞》研究中的一朵奇葩

——评李诚教授的《楚辞论稿》 赵建明
透过阐释看“三危”

——历代注疏对《楚辞》地名解说的讹变
..... 汤 洪
“离骚”释义 王 晴
“山鬼”考略 李进宁
简议《楚辞》与《淮南子》 龚莉媛
京都长安对汉赋的影响 尧荣芝
论“如其智”为“不智” 江 珊
从以《诗》评《骚》到“诗骚同源”
——唐前屈骚批评的转变及其意义 曾 毅
《楚辞灯》对后代注家的启发和影响 王 悅

目
录

1


第三编

立地窥天，发隐阐微

——评李诚教授的《巴蜀神话传说刍论》

- 邹定霞
影响女神价值评价诸因素之探讨 刘勤
中国神话研究概况 杨显

第四编

- 人类文明早期的文学传播方式 张毅
《易经·咸》卦新解 刘敏
论鄢陵之战中的郤至 朱中山
刘向书与中国前小说的形态特征 戴红贤
《史记·五帝本纪》中四时四方神考 王梦珂
浅论《风俗通义》的小说色彩 李欣航
曹操思想试探 李明韬
笔记小说《幽明录》中的女性形象 宋芸
唐修《晋书》取材《搜神记》原因探析 余作胜
蔡兴宗《重编少陵先生集》 彭燕
张泰来《江西诗社宗派图录》研究 夏丹妮
论《墙头马上》主题的继承与发展 冷亦
论易性乔装与才子佳人小说的男权本位意识 黎藜
中国大陆体育文化范式探析 王晓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代后记） 黎藜

第

—

编

古蜀神话传说与古华夏文明建构

李 诚

提 要：长期以来，古华夏文明的建构一直被认为是以黄河流域文明为中心的，古蜀神话传说只被视为其附庸。随着近30年来大量的考古新发现而勾勒出的古蜀文明轮廓，以及对文献典籍的重新认识，引发了关于古蜀神话传说与古华夏文明关系的新思考：古代文献中所反映出来的古代华夏文明，其主体部分应该源于古蜀文明。

关键词：古华夏文明；古蜀文明；神话；传说；建构

神话传说很多时候、很多场合都被当作一种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俗文化材料来看待。但是毋庸讳言，神话与传说又是一种文明进程中值得重视的活的记录（虽然它往往而且也应该期待考古实绩的证明）。不过遗憾的是，有关古华夏文明建构的讨论从来都是以黄河流域文明为中心的，古代蜀地所流传的大量神话传说只是被视为其附庸，随历史的进程而风流云散。最近30年来，这种情况正在发生着引人深思的变化，这些变化正是由一系列考古新发现引起的。如果说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的考古发掘只是悄悄地撩起了古蜀文明神秘的面纱，那么1996年下半年中日两国的工作者对成都近郊如新津宝墩龙马古城、都江堰芒城、郫县古城、温江鱼尧城等的发掘和考察，以及2001年成都市金沙遗址的发现，则似乎初步勾勒出



古蜀文明大致的轮廓，从而进一步揭示出它深邃而令人怦然心动的历史文化内涵。^①

19世纪后期德国人海因里希·谢里曼对传说中的特洛伊古城及其他古希腊文化遗址的发现，与荷马传唱的史诗《伊利亚特》交相辉映，印证了一段辉煌的古希腊历史；而19世纪前期法国学者让·弗朗索瓦·商博良对古埃及象形文字的破译则架起了后人通向璀璨夺目的古埃及文化的又一道桥梁。考古发现与文献典籍中所记载的神话传说或许是研究任何一种古老的文明系统最基本的两个支撑点，而这两者在对古蜀文明的研究中都已具备。尤其是现存古代文献典籍中有关古蜀文明的神话与传说更为丰富，为研究提供了更为丰富的信息和资料。成都近郊的这一系列考古发现，使我们对这些神话传说有了新的审视角度和思考，并进一步引发了对古蜀神话传说与古华夏文明关系的新思考。

一、古蜀神话传说发生的地域和时代

《山海经·海内经》曾记载过一个充满神话和农业文明色彩的国度：“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鸾鸟自歌，凤鸟自舞，灵寿实华，草木所聚；爰有百兽，相群爰处。此草也，冬夏不死。”这个神秘的国度，晋代学者郭璞认为是西汉扬雄所撰《蜀王本纪》中“蜀王据有巴蜀之地，本治广都樊乡”的“广都”。其具体地点就是今天几乎已成为成都市郊区

^① 《中日联合对成都平原进行考古研究》，载《成都晚报》，1996年10月15日。《都江堰史前城址调查获重大收获》，载《成都晚报》，1996年10月20日。金沙遗址的发现见2001年中央电视台、上海与成都各媒体的多次报道。



的双流县。^①以最近成都平原的考古发现来看，上述结论应该可信。不过，我们要特别注意成都平原发现古文化遗址的几个地方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都江堰处于岷山山系与成都平原的交接处，岷江由此汨汨滔滔，流向成都平原；以今天的地图来进行比例测量，都江堰市向东约50公里，是广汉三星堆遗址；都江堰市向南约70公里，是发现宝墩龙马古城的新津县；新津县与三星堆之间约70公里。在这个约两千平方公里的三角区域内，除了都江堰市、新津县、广汉市，在成都市、郫县、温江区、双流县等地也都发现了史前古城址或古代文化遗址，可以说，整个成都平原地区饱含古蜀文明的遗存。而岷江由北向南，正流经这一区域的边缘，因此，《山海经》所称“都广之野”无疑正指这个三角区域及其周边地带。当“都广之野”的存在得到考古的支持后，我们不由得要将目光投向前已提及的“岷山”“岷江”。“岷山”与“岷江”无论在儒家经典中，还是汉代以前所产生的稗官野史中；无论在小说家言中，还是文学辞赋中，出现的频率都相当高，而且充满神秘色彩，但是却并未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从现存的古典文献来看，人们错将殷商以来所误读的古蜀的偏远蛮荒拿来推定殷商以前古蜀的文明状态，因此古代文献中的“岷山”“岷江”不过成了形容迷茫的地理词汇。而今天，随着成都平原一系列史前古城址和其他具有高度文明的古代文化遗址的发掘，我们可以知道，殷商以后人们所认为的偏远蛮荒的古蜀，不过是古代华夏文明中心由岷江、长江上游向中原与长江中游转移的结果。古蜀虽然由此而偏远了古华夏文明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但其从未蛮荒过。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我们知道“岷山”“岷江”

^① 《隋书·地理志》、杨慎《山海经补注》、曹学佺《蜀中名胜记》。



等词汇在古代文献中的大量存在是有其文化渊源的。近现代已不断有学者猜测传说中黄帝、西王母所居的昆仑山实为岷山，那么从神话学角度来看，中国神话传说中大约与古希腊神话中奥林匹斯山相匹的众神之山即为岷山。^①在神话传说中，西部边陲山中有“日月山”，天帝在此命令重、黎二神将天地分开，使天地人神判断划分，不相杂糅；这里又有“灵山”，“十巫从此升降”^②，表现了“十巫”来往天上人间的壮观景象。古蜀神话传说中的第一位蜀王蚕丛即“始居岷山石中”，死亦葬以“石棺”；另两位古蜀王鱼凫与杜宇最终“仙去”，“隐焉”的地方亦皆在此山系中^③，似有叶落归根、狐死首丘之深义。因此，李冰治水之初即对众人宣告，岷山是天之旁门（天彭门），死去的人的灵魂皆由此升天（实亦叶落归根之意），因而至山中岷江之源，于水上立祀三所，祭祀天神、江神、人鬼，以求治水成功。^④

若如上所述，也就是说，对任何民族都极其重要的篇章——中华民族的神话传说（亦其文明史）是在古蜀西陲山中翻开其首页的？也就是说，古华夏文明主要的根柢应在这岷山之中？

或许我们不必性急地先得出这样的结论，但至少，随着成都平原上一系列史前古城址和古文化遗址的发现，古代文献所载神话传说中的“岷山”“岷江”有了新的意义。

古蜀神话传说产生、流播的时代，是我们关心的又一问

^① 邓廷良：《西南丝绸之路考察札记》，成都出版社，1990年版。李诚：《巴蜀神话传说刍议——龙凤文化研究之二》第七编《岷山论》，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② 《山海经·大荒西经》《国语·楚语》。

^③ 《古文苑》载《蜀都赋》章樵注引《先蜀记》《华阳国志·蜀志》。

^④ 《华阳国志·蜀志》《太平寰宇记》卷七三引扬雄《蜀王本纪》。

题。若按《华阳国志》的记载推算，从“死，作石棺”的蚕丛王到柏灌王、鱼凫王、望帝杜宇、丛帝开明到开明十二世，仅约四百余年。但考古结果告诉我们，温江鱼凫古城的兴建乃在四千多年前，即在公元前20世纪以前。而文明进化史的一般规律告诉我们，农业的出现和农业文明的形成更当在城市的出现之前，且其本身即为一段漫长的历史过程。因此，在古蜀文明中发明了农业，被古蜀人民尊崇为农神的杜宇所生活的时代距今至少也在四千年前（三星堆遗址一号、二号祭祀坑的考察已极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①，而蚕丛、柏灌、鱼凫等数王更当在杜宇之前。《文选·蜀都赋》刘渊林注引扬雄《蜀王本纪》说“从开明上到蚕丛，积三万四千岁”，李白《蜀道难》说“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等，虽非确数且难免文人夸饰，但显然是以一定的神话传说为基础，有一定的历史投影的。而《华阳国志》对古代文献典籍与口头传承的材料加以整合后将古蜀文明硬塞进东周以还的历史框架中，不得不造成削足适履、矛盾丛生的情况。现在随着成都平原史前古城址和其他古代文化遗址的发现，我们不仅可以将古代文献典籍中所涉及的古蜀神话传说置于一个相当广阔且相对准确的空间上加以研究，同时也可以将其置于至少已经绵延了上千年且距今数千年的时间中加以研究。换言之，过去在空间上相当模糊、时间上过分紧缩的古蜀文明，现在应当被扩展开来加以思考。曾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间内，以其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而煊赫辉煌的帝国已经浮现于眼前，这促使我们更加注目古蜀神话传说在整个古代华夏文明中的地位。

^① 敖天照、刘雨涛：《广汉三星堆考古记略》，李绍明等主编：《巴蜀历史·民族·考古·文化》论文集，巴蜀书社，1991年版。

二、古蜀神话传说中的岷山与岷江、长江

正如前文所提及，“岷江”一词在古代文献中并不鲜见，从“岷山导江，东别为沱”^①，到“江水又东别于沱”^②，处处可见。古人自来将岷江视为长江之源，这种看法甚至一直持续到近代。今人虽指出了长江之源并非岷江而是青海省境内的沱河，但现代自然科学的精确不能用以指责历史人文科学的真实。将岷江看作长江之源绝非古人疏懒而不谙地理的结果，毋宁说，它执着地反映了一种经历数千年而积淀下来的集体潜意识。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看，这种集体潜意识正是高度发达的史前古蜀文明的存在与流播所造成的。而这种“存在与流播”的载体正是古蜀神话传说。

岷江自岷山中发源，经都江堰流经成都平原，入于蜀南之南安（今称乐山），再入于僰道（今称宜宾），汇入长江。自岷江至长江中游，古蜀神话传说播迁之迹处处皆是。如前所述，成都平原上有鱼凫古城、鱼凫墓；沿岷江南下，彭山县、乐山市古皆有“鱼涪津”^③；长江以南，叙永县至今仍有“鱼凫乡”（传说为鱼凫王逗留之地）；屏山县某土司家谱中竟指鱼凫为其先人^④；沿长江而下，合江县古有“巴符关”^⑤；南溪县今有“鱼符津”；奉节县则古称“鱼复”^⑥。不仅如此，西陵峡至鄂西红花套等地出土的鸟嘴状把勺竟与三星堆遗址第二、三期（约当夏至商代中期）所出土者高度一致，让人惊讶，被认为

① 《尚书·禹贡》。

② 《水经注》卷三三。

③ 《后汉书·吴盖陈臧列传》并李贤注引《续汉书》。

④ 邓廷良：《西南丝绸之路考察札记》，成都出版社，1990年版。

⑤ 《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

⑥ 《汉书·地理志》。

具有共同的文化特征。^①

当然，仅就上述情况而言，到底是古蜀神话传说以及它所昭示的文明东迁还是形成古蜀文明（包含其神话传说）的某种因素西来，是不能够遽然得出定论的。但是有了成都平原上的考古结果做佐证，我们已在前述古蜀神话传说所发生的广阔空间和绵亘的时间背景下来讨论了上述问题，结论当不言而喻：传说中的鱼凫王或一支信仰鸟图腾的部族曾在夏、商之际或更早时候顺岷江、长江由西向东迁徙，正是这种迁徙使得成都平原以农业经济为特色的古蜀文明（包含其神话传说）在巴蜀各地甚至巴蜀以外地区产生重大的影响。楚民族崇拜鸟图腾^②，或亦与此有尚待揭示的重大关系。

同样，在此背景下探讨其他问题，结论亦不难得出：禹生于岷山山系中^③，治水自岷山、岷江始^④，沿江而下，又治水于三峡并娶于江州（今重庆市）涂山，有庙存焉。^⑤江有江神，为帝女之灵，“盖汉初祠之于源，后祠之于委”^⑥，因此李冰治水之初即祭祀于岷江之源，果然能得其相助。^⑦这位江神又出现于三峡，称巫山神女，不但助禹治水^⑧，且朝云暮雨，

^① 王劲：《对江汉流域商周时期文化的几点认识》，载《江汉考古》，1983年第4期。郭德维：《蜀楚关系新探》，载《考古与文物》，1991年第1期。

^② 李诚：《楚辞文心管窥——龙凤文化研究之一》第44章～第50章，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年版。

^③ 《史记·夏本纪》张守节正义引《帝王纪》，《太平御览》卷八二引扬雄《蜀王本纪》《三国志·蜀书·许糜孙简伊秦传》。

^④ 《尚书·禹贡》。

^⑤ 《华阳国志·巴志》。

^⑥ 《史记·封禅书》司马贞《索隐》。

^⑦ 李诚：《巴蜀神话传说刍议——龙凤文化研究之二》第22章“玉女和女神”，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⑧ 《太平广记》卷五六引杜光庭《墉城集仙录》并诸方志载民间传说。

世世享受楚民族祭祀，被视为楚民族的高神之神^①，益发说明了古蜀与楚民族的密切关系。就是李冰治水的故事也值得深思。李冰在蜀治水，以《史记》《华阳国志》诸书所记，其治水不外兴修农田水利与浚通航道二事。但若从蜀和巴的战略位置观察，即可知秦取巴蜀，意图本在谋楚，诚如司马错、中尉田真黄所言，“得蜀则得楚”^②，因此其时蜀守的基本战略任务也在此。李冰治水，岂能不先顾及之？史载李冰于南安（今乐山市）凿离堆，疏通岷江，在僰道（今宜宾市）火烧蜀王兵阑（江中大石滩）都是此意。唐宋之际，李冰治水的故事逐渐集中于都江堰，农田水利兴建之功完全取代了航道疏浚之绩。^③当然，战国末年早已不是神话传说的时代，但我们如若从古蜀神话传说播迁这一角度来看，李冰在南安斗水怪，在僰道烧蜀王兵阑的神奇故事不都黏附着古蜀人民当初疏通岷江、长江航道，将古蜀文明努力向东播迁的影子吗？

因此，岷江、长江水道在古蜀文明（包含其神话传说）播迁中的作用，在古代古华夏文明建构中的功绩，随着成都平原考古的收获，理应引起进一步的思考。

三、古蜀神话传说与古华夏文明

约 1700 年前，蜀人秦宓曾说过这样一段话：“蜀有汶阜之山，江出其腹。帝以会昌，神以建福，故能沃野千里。淮、济四渎，江为其首，此其一也。禹生石纽，今之汶山郡是也。昔

^① 闻一多：《闻一多全集》第 1 集《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48 年版。李诚：《巴蜀神话传说刍议——龙凤文化研究之二》第 6 篇《神女论》，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6 年版。

^② 《华阳国志·蜀志》《史记·楚世家》楚怀王二十年载齐王书简。

^③ 李诚：《巴蜀神话传说刍议——龙凤文化研究之二》第 4 篇《川主论》，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6 年版。

尧遭洪水，鲧所不治，禹疏江决河，东往于海。生民已来，功莫先者。此其二也。天帝布治房、心，决政参、伐，参、伐则益州分野。三皇乘祇车出谷口，今之斜谷是也。”^① 秦宓之意，乃有以古蜀文明为天下先，古蜀文明为古华夏文明之源之意。其所得到的评价，在当时是陈寿所谓的“专对有余，文藻壮美，可谓一时之士”^②，而在今天看来，恐亦难免被视为狂怪之论。但是这些话却启迪我们注意到古蜀神话传说与古代华夏文明神秘的内在联系。

（一）古代华夏文明中所传古帝王多与古蜀有神秘关系

黄帝被视为华夏之祖、“五帝”之首，其原配即“西陵之女，是为嫫祖”^③。“西陵”乃西汉武帝时所置“蚕陵县”，东晋废，其地在今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松潘县叠溪^④，正为岷江发源地。黄帝既娶于蜀，又生子于蜀。所谓“嫫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于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⑤。“江水”“若水”皆在蜀地。

玄嚣青阳是否即少昊？史家所说不一^⑥，但史载少昊，“帅鸟师居西，以鸟纪官”^⑦，揆之地望与所崇拜图腾，其人恐亦当居于蜀地。

黄帝子昌意生于蜀地，又“娶于蜀山氏。蜀山氏之子，谓

^① 《三国志·蜀书·许糜孙简伊奏传》。

^② 《三国志·蜀书·许糜孙简伊奏传》。

^③ 《史记·五帝本纪》。

^④ 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⑤ 《史记·五帝本纪》。

^⑥ 《史记·五帝本纪》司马贞《索隐》引皇甫谧、宋衷说。

^⑦ 《逸周书·尝麦》、《左传》昭公十七年。

